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永嘉薛季宣

亡倫

周公曰釋康誥所亡倫先知稼穡之難雖凶
則知小人之昧小人之父母勤懲稼穡耳
豈知稼穡之難雖凶倫豈虐死挺不則侮
耳父母曰管
豈人亡豈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
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
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
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安則

久久則遠爲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
勤勞則圖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
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爲命君子知稼穡之艱
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爲浮費之用
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
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嗟然
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靳傳其父母以爲前輩無
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適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
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
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嗟任氣貌

周公曰解虜哉。脊曰答。聖殿王中宗。嚴龔。豐。豐。天。命。
自底。紂。民。祗。息。亞。敦。亢。寧。歸。中。宗。山。音。或。七。十。九。
季。元。聖。高。宗。昔。舊。懿。于。外。爰。泉。小。人。從。元。即。位。幽。或。
亮。金。武。季。亞。元。惟。亞。幽。豈。亞。敦。亢。寧。嘉。靖。殷。
當。皇。于。小。大。亡。昔。或。歸。高。宗。山。音。或。十。九。季。
元。聖。祖。命。亞。諛。惟。王。舊。爲。小。人。從。元。即。位。爰。知。小。人。
山。亦。耐。采。懿。于。歷。民。亞。敦。侮。異。寡。歸。祖。命。山。音。或。三。
十。九。季。自。昔。年。後。立。王。生。則。脩。生。則。脩。亞。知。稼。穡。
山。難。雖。亞。脊。小。人。山。懿。惟。湛。樂。山。初。自。昔。年。後。亦。宅。
或。亨。蘭。或。十。季。或。七。八。季。或。六。季。或。三。三。季。周。公。

曰緝虜年亦惟我周太王王季亶自抑豈我王卑舫
即康矜田矜微柔懿龔哀采小民憇鱣翼寡自翰至
于日中仄亞皇暇食申咸味万民我王亞敬般于從
畋呂歷苗惟正止共我王衆命惟中身耳言或五十
季周公曰緝虜豳自今享王則元亡至于觀于脩于
從于畋呂万民惟正止共亡皇曰今日湛樂豳非民
尊豈非矣豳若昔人不則大誓亡若殷王衆止惻豳
酌于酒惠哉

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子舊說祖甲
太甲史記以爲祖甲淫亂殷益衰國語亦云祖甲

亂之七世而殞故說書者皆遷就太甲謂之祖甲然書稱商王之賢而壽者曰中宗曰高宗曰祖甲於周稱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次第不可誣者鄭氏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以立弟不義逃於人閒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書以易數推祖甲繼祖庚之年歲在壬戌康辛立於乙未蓋與書合學者不信周公孔子而傳記之信亦大繆矣有孚威如嚴也不敢慢恭也執事敬寅也天威不遠顔咫尺畏也以嚴恭而敬畏天命加諸己而不願則不加諸人以身爲度而以治安其民其賢固已可尚而猶

謹於燕安之懼則亦何暇自逸中宗享國七十五
歲誠知所以自養矣甘盤隱者小乙不可屈致則
使武丁從之於民間故初立而不言惟其恭默以
思故一言而致治然亦不敢荒怠由善善以安殷
國無小無大罔有失職之歎享國五十九歲爲知
安靜之理矣祖甲逃位於下知小人之勞苦故能
惠下敬寡保安其民享國三十三年蓋忘人主之
樂矣生而安逸不知稼穡從來則不知其勞安樂
之耽適所以自戕也享國不長自取之也太王季
季能自抑畏故不敢從于逸樂文王卑服有事君

之小心用以安民勤農成其功我惠柔而大甚美
而恭以懷小民小民斯保惠安鰥寡下無窮人自
旦過中食息不暇以親民事至於太和則固不敢
盤樂遊畋故能刑於下國用之以正而所供者無
不正矣四十七歲而享國九十七歲而終謂之中
身蓋年居其半耳人主之逸莫逸於勤勞逸樂本
以適情用以殺身多矣喪邦覆族皆由此道周公
之戒曰觀曰逸曰遊曰畋觀如觀社觀魚逸謂燕
安放逸遊謂微行遠適畋謂射獵毬馬好之不已
皆謂之淫淫之則荒荒則無所不至酒色便嬖放

僻邪侈之好將不期而自進殃民害物之政將由此作至於傷生覆國禍敗作而不自知逸樂爲適其情果何益也周公戒成王以四者繼之以民惟正之共身正而率人民無敢不正矣無謂一日耽樂而不害於訓民之事順天之理欲不可長傲不可縱習安之久固將敗惠敗度其得大咎必自此言作也紂之悖亂酗于酒惠紂寧自謂足以取亡滅乎惟其溺志酒荒作威爲虐而不自覺是端緣酒而至由逸樂敗之也鮮安也

周公曰殛虐哉胥曰古山人繇胥告胥采蠶胥教

吾民無或胥囂張爲公此年亞聽人謔言山謨變爾
先王止止對皇考小大民亞則耳心冀爾亞則耳口
嘯祝周公曰維序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命及我
周文王纘三人迪喜年或告止曰小人爾女詈女則
皇自歎惠耳謔曰朕止謔允若昔亞雷亞散函悠此
耳亞聽人謔或囂張爲公曰小人爾女詈女則何止
則若昔亞雷念年侯亞寬綽耳心爾罰亡辜愾亡祐
爾十同是敢考耳身周公曰維序享王丕謔考纘
壽張誑誕也無逸之戒古人以之相訓相告相惠
相保相教相誨而人無得誑誕以幻亂其耳目此

不之聽邪辭得以訓之則彼譸張之人盡能變易
名實以奪人之視聽移人之心志至誦六經之語
文其姦言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喜聽之而先
王之典刑用以顛覆小大之民不得所欲而心之
違怨口之詛祝不期而起人情固尔非吾何以使
之然哉故文王及商三王能道其智聞小人之怨
詈則大省敬惠歸過於己思其何以得此必有致
之之道内省不疚何暇恤乎無家責己者詳何敢
蓄怒於物或不聽此譸張從而入之信人之讒不
自觀省不顧於法逼迫其心至於遷怒而刑殺人

非其罪者有矣是不一途而足同歸於怨自處愚
下則天下之惡歸之矣蘇氏謂人不怨讓而怨聽
者又引韓非子說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若堯禹者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務以證
詩張爲幻謂古之人無聞知者之證是爲得之觀
於無逸之書萬世之龜鑑矣豈惟可以貽鑑人主
真救世之鍼砭哉能敬不偷則亡逸之道也

商奭

周公砮曰商奭亞弔天各喪于殷殷无隊乎命哉大

周无叢哉亞敦知曰手至帛孚于休若天棗忱哉亦
亞敦知曰元弁出亏亞祥解庫商已曰昔哉我亦亞
敦宣亏上帝命亞帛德志天棗越我民宅尤莫惟人
圣哉後尋孚孫大亞亨龔上下遏佚卉人焚圣冢亞
知天命亞易天雖忱貞元隊命亞亨經麻尋卉人龔
明惠圣今予小子旦非亨十正迪惟卉人焚食亏哉
冲孚

書序周召相成王召公不悅而周公作君奭舊說
以爲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於書無意況冢宰攝事
古人皆然求諸金縢周召之心爲可知矣周公既

營洛邑召公以爲無復餘事不欲留相故周公以古人之義責之其名召公蓋周公攝政時以先王爲言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亟稱召公之言與相反覆究其所學所以開釋其衷也商亡周繼此命之在天者至於立國久長順天輔誠之可信與終凶於其國者是在天意非周公之所知也若召公之語則曰盡在於我我當敬天不怠不能違念天威之可畏與能使民敬順而無違之咎者皆在人耳尤過也公言如此若嗣王不克敬畏天民而墜絕先王之明公老於家可得不知其事乎

天命不可輕亦未易信或有喪亡不克久遠繼紹
先王敬恭上下光明之惠我尚不能正己何以順
道先王之明而施之孺子公知天道在人而已當
思所以叶濟之道不可違也

又曰癸亞可仁哉衛惟宣王惠延癸亞齊薛于亥王
叔命公曰商與戎脊聖皆咸湯死叔命皆則大若勸
尹戡于皇癸聖大命皆則大若采與聖大戊皆則大
若勸德目以咸于上帝與咸又王家聖祖乙皆則大
若與取聖武丁皆則大若日殷衛惟纘大教采又大
殷故殷祀德配天多祿季所癸惟醇右命則萬定百

姓王人宅亞秉惠明卽小臣屏戾旬矧咸緯矣惟纘
惟惠再申乂年侯故式人十豈于三亡若亡筮宅亞
是孚公曰商與矣豳參威采乂十殷十殷享矣威豈
今女眾念則十固命耳爾明哉新船當公曰商與至
管上帝創申勸宣王山惠元集大命于耳躬惟亥王
尚声攸咏哉大夏亦惟十若號叔十若閱天十及散
互生十及太顯十及華宮格又曰亡耐筵徠纘迪彝
教亥王蔑惠各于或人亦惟醇右秉惠迪知矣豈傳
惟昔昭亥王迪見冒脊于上帝惟昔殷十殷命才武
王惟纘三人尚迪十篆後泉武王誕將矣豈咸劉年

敵惟纘三人昭武王惟冒丕單冉惠今圣子小學旦
若汙大川子筵泉女奭汙淦小學同未圣位噫亡哉
責收它曷亞及考船惠亞各戎則鳴鳥亞脊張曰丕
大耐威

又稱召公之語謂天道不可信在我之道而已天
之不棄文王用受天命亦由武王之惠有以延洪
之也以爲天道在我則王者不能自致伊尹輔湯
太甲伊陟臣扈之相太戊皆建格天之惠巫咸治
安王室亦大戊之輔也若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
盤皆循道以教王保治其國商家崇禮祀天之久

由其有純一之惠保佑天命商民商士罔不明惠
卹祀下至小臣外而蕃屏諸侯況皆奔走以承此
惠稱其事以輔其君之治上下同有是惠故謂之
純純惠配天則當世之所施爲其信必於天下若
著龜之神矣有久長之道者斯有永年之壽壽天
惟人所主故謂平格天之保乂有商有商嗣之自
以淫威而滅公監於此則有治道以固存我天命
大明我主國者不可不務昔天創商之亂繼進武
王之惠以集大命由其先王文王克修惠以和中
夏其臣有號叔閑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公固

以爲咸有純惠無有彼此往來之間惟循常教以
輔文王而文王之微惠及於國人惟此五人爲能
順天知命秉茲純佑之惠以明文王之道升聞於
天以受代商之命武王之世號叔死矣而四人者
尚皆順有福祿以輔武王伐商覆冒天下大能盡
其稱事之惠今我若浮於川賴公以濟公無責我
身濟天下當如未嘗有我尔或收藏尔惠不勉我
之不台在公元老猶不降志我輔則何以率天下
而格周之命哉鳴鳥不聞憂之至也鳥聲喧矣而
不入於聽心不在聽也元老之不我顧必我無以

安之於公且不可留則何以格天之命鄭康成說造成也者造老成也詩曰小子有造周逸書曰追學文武之蔑孔晁注謂微惠是也勸進之也

公曰解序商鞅元譬于絃哉衆命亡豈惟休亦大惟懿告商豈繇哀哉亞呂後人悵公曰弄人專幽心幽悉命女怨女民極曰女明勸禹王聖豈竟絃大命惟亥王惠丕承亡豈出卹公曰商告女朕允采奭元女亨敬呂子譬于殷興大亞繇忘哉天曹子亞允惟若絃弄子惟曰襄哉式人女大合才中曰聖昔式人天休茅望惟昔式人亞威元女亨敬惠明哉峻民至

攘後人于丕昔緝虜竺斐昔式人戎式亨望于今日
休哉咸威王玟于亞怠丕冒海隅出日宅亞衛界
公曰商于亞憲若兹多寡于惟申憲于矣殲民公曰
緝虜商惟幽知民惠亦宅亞耐耳初惟丕矣祗若兹
玃散申乳

監于茲觀前事之我受命固無疆之美然亦大不
易故告公所以用裕廣我惠毋使我之不惠以迷
亂爲後之人且先王盡心布命建汝上公以道爲
民之極其辭有曰以汝明惠勉所偶之君在盡乃
誠貞載天命惟文王之惠之承在公亦當念此無

疆憂恤我前誠告汝之言曰太保汝克敬監於殷之淪喪由否之極爲我畏念天威我有不誠於惠汝當以是告我責以成此文王之功則公所以偶王豈不合於所偶之道公復我之言曰昔在文武天休其惠日以滋進良由文武之道仁而不殺所以受天休命汝亦克敬乃惠以明俊惠之人相與將順嗣王納於是道謂我昔嘗厚輔文武故我獲受休命至於今日固當與我同成文王之功永永不急大覆海濱以及日出之地使之咸若今胡不惠我如此多多之告乃欲去我而老成之不欲公

夫爲閔天之道無所依尔惟公知民惠之所在
既善其始當圖其終謹此而留以敬爲治則公不
惟不負文武之寄成乃偶王之惠在公終始之道
亦當尔耳偶配也後人嗣王也二人文武也

蔡中丞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五羣筴汙口幽致侵管筴于商
囚蔡筴于艱从呂車七竟冬霍筴于歷人貳季亞凶
蔡中亨言祇惠周公呂爲卿士筴卒幽命彤王當中
蔡

冢宰天官太宰也古者國有大喪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者三年古人皆然今見於書高宗伊尹而
已周公以成王之幼歸政差晚先儒以爲踐天子
位爲不明於禮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者周制多
以上公兼領其事職無不統春秋六卿三公皆不
詳見自太宰至於宰士必列之於經冢宰之司達
之於天下也致辟行法也不曰殺而曰辟管叔之
罪當於大辟也于商者管叔會武庚爲變故破商
而遂誅之郭鄰地名周逸書作郭凌漢滎陽之號
亭也郭號古文通用凌險地也孔氏謂在中國之
外非是左氏傳蔡仲蔡叔謂致其法耳囚繫治也

不必在中國外蔡叔與武庚亂隨其被執之地而囚之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則管叔所囚蓋東號也廢爲庶人奪爵也以車七乘使食七里之賦而不得以爲政養之亦以衛之也齒官次也周禮有終身不齒者有悔吝而復齒者三年不齒後復齒其爵也蔡仲蔡叔子也克庸祇惠能自敬惠也卿士天子之六官也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囚霍叔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爲卿士仁人之於兄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

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
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
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

王業曰小學胡惟介衛惠改行亨眷手繇繇予命介
戾于東土建即粵生敬才介尚蓋奔人止誓惟忠惟
孝介粵邁迹自身亨勤亡怠呂坐憲粵後衛粵祖亥
王止葬嘗亡若介于止莫王命皇天亡親惟惠是補
民心亡黨惟惠止衷爲蕭亞同同歸于乳爲亞亞同
同歸于齒介元義才眷手初惟手矣矣呂亞朱亞惟
手矣矣呂朱窮林粵粵續眷粵三山呂蕃王室呂咏

兄弟康漁小民衛自中亡從聰明爵舊章詳博師聽
它呂戾亡改年庀則子式人女嘉王曰緝虘小學胡
女隄才亡亦弃厥命

率德循道也改行與前人異行也猷用也率道而
行能慎於用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
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
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蓋前人之
愆掩蔡叔之惡也蔡叔以不忠孝抵罪尔克忠孝
則可以蓋前人之愆也忠虔恭尔職也孝立身揚
名以顯父母也邁迹自身遠猷必自身修始也敬

恭無情所以垂法於後文王常訓在所當循也桀
叔之違王命其可違乎天之難諶然而親輔有惠
小人難保然惟懷君之惠無惠無惠則天怒而人
怨矣善道非一而治同惡惠非一而亂同勿以一
善無益而弗爲勿以一惡無傷而弗去日遠於亂
而惟治道之歸矣善始者不必善終善終者所以
成始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故終始惟一惠
日新而亡困始勤終怠固困窮之道也續前功也
前功勿以爲足尚當益懋交鄰國屏京師親同姓
非惠之懋無以也獲上有道兄弟親睦而通鄰國

之好民得安其田里遂其學業此康濟之道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每事由中之出則無情欲之害可以得諸天下人亦無得而誑之矣不幸視聽之正而好新奇之作以驚民之耳目謂之作聰明作聰明者必亂典章之舊側言邪說淫遁之辭也邪說之來由吾無以察之也無以察而聽之則吾之常度有時不能自守審於視聽則知其所自來矣率自中自無好新之過審視聽自無偏聽之惑則舊章常法無時或亂天子亦將美乃惠也率是道也謂之無荒無失俄而怠豫則荒失王命矣周

公微子之命無一言及武庚亂者蔡仲之命則揚其父罪以戒其子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爲可以觀之矣閔其父之不道厲蔡仲以忠孝之道親親之至無形迹之嫌也

多已

惟五月丁亥王徠自奄望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錫告亦三或多已惟亦殷戾尹民哉惟大各亦命亦宅亞知將惟圖天出命亞甯量志于祺惟帝各威于夏大夏誕耳脩亞甯儼于民出大淫旦亞亨弁日勸于帝出迪亦出聳耳圖帝出命亞亨關于民出麗

幽大卒罰室爾大憂因命于內爾亞亨需承于放宅
不惟進山冀將茶于民亦惟大憂山民饗登日欽剿
創憂邑天惟昔求民主幽大卒熙休命于成湯剋于
大憂惟天亞卑純幽惟呂亦多亡山訟民亞亨賢于
多言惟憂山冀多士大亞亨明采言于民幽胥惟獻
于民望于百爲大亞亨開幽惟成湯亨呂亦多亡東
代憂逐民主眷卑爾幽勸卑民剋幽勸呂望于帝乙
宅亞明惠眷罰亦亨申勸卑因于翊多畢亦亨申勸
嗣驛亡祐亦亨申勸今望于亦侯亞亨呂亦多亡言
天山命緹虜王崇曰算告亦多亡非天言驛大憂非

天膏醪大殷粵惟介侯呂介多已大至國天止命肩
大暑粵惟大憂國耳政亞集于膏天各肯譽大當閒
止粵惟介爾後王脩耳脩國耳政亞蠲烝天惟各肯
譽惟聖宅志廷性惟性声志廷聖天惟天季頌暇止
孚孫挺廷民主宅可志聽天惟求介多已大獲呂譽
開耳顧天惟介多已宅戡顧止惟哉周王霸承于枚
声戡申惠惟箕神天天惟式教戎申休東昇殷命尹
介多已

尹氏邑大夫也大降尔命伐罪而救之湯火之中
也圖謀也圖謀天命當循天理圖天之命而不敬

念神祀爲自絕於天矣有夏祀天而逸厥惠曾無
憂民之言其心可知淫昏之極未始一日進於天
道以圖天命啓其民明其所附故天降罰增高夏
亂而禍牙於內旣無神明之惠何以承事上帝惟
不敬進於道故大爲民荼毒日所敬用無非貪叨
忿戾之士其自斲喪若劓割然天乃求湯絕夏用
其大罰天畀純德夏王不純故不之畀惟以示民
之義不欲夏祀之久由是夏王禮鬼之士無以自
明其惠以保夏士於民凡百施爲大無啓迪之道
虐用民力其一事耳湯之代夏作主寔由民心簡

在於湯湯惟謹其所附用以勸民刑之所加亦民之勸自湯至於帝乙謹於刑罰皆其明惠之用致大罰釋無罪無非用勸及紂乃不克嗣豈天用棄夏商之祀蓋紂以淫亂而圖命於天有詞者衆夏惟不能圖政神大不享則商因閒取之紂又自縱自絕不潔祀事故天從而喪之世雖聖人心不在道必將狂蕩而失其聖狂夫而能念道豈不可爲聖人乎惟聖與狂念與不念而已故自戡黎觀政以來寬紂五年之久待其閒暇自改庶幾念道天之眷商孫子豈不厚乎紂爲民主竟無可念可聽

之事故天求於萬方將震紂以威罰以啓其所養
顧而萬方之主無可受天之顧者武王神明其惠
可以承天之祀其惠爲宜爲用可以典祀皇天天
道至教而周之美法之是以爲天所簡用以代商
正尔萬國商周興喪如此汝多方固已聞之而得
監其興亡自求多福商之末俗其可一日安之麗
附也甲萌芽也荼毒苦也饕貪愎忿戾也屑衆也
簡詳也多方猶萬方也旅上帝之祭也周公曰王
若曰公在王側以王命告也

今我害敵多寡我惟大命尔三或民命尔害亞忱哀

出于尔多已尔害亞夾介又我周王言天出命今尔
尚托尔托畋尔田尔害亞憲王殷天出命尔出迪萋
亞彭尔心未悉尔出亞大托天命尔出屑翬天命尔
出自從亞箕圖忱于正我惟昔元敎告出我惟昔元
弁嬰囚出望于再望于武出大亞用我各尔命我出
元大罰殛出非我大周秉惠亞康寧出惟尔自速胎
誥命之出以通上意而已多則民玩於聽慢命之
所由起也有以喻民可矣寧在多乎周公不敢多
言簡易之道也周既全尔多方生命尔當誠裕乃
惠各各於厥邑挾尔大福佑我周王以享天命尔

不出此何不念尔田宅非我有周則非尔有固當
順我周王以奉天之熙盛乃屢道之而不自靜天
已命我有周爲尔之主尔不我愛是爲不安天命
而盡棄之尔乃自爲不道以圖誠正之安我不尔
罪姑教告之尔不我聽則戰懼尔以囚繫刑獄周
之於汝盡矣至于再三而猶不聽則爲自絕我之
所全尔命故我致汝于辟寧我有周之惠不安寧
汝汝之罪罰實自取之正謂邦伯大夫所謂小大
多正者也

王曰緝虜繇告尔乃已多士泉殷多士今尔犇走臣

哉譬及禩越惟大胥柏小大多主介宅亞亨臬自茲
亞味介惟味才介室亞齒介惟味才介邑亨明介惟
亨勤粵亨介尚亞言于凶惠亦劓呂敷敷圣粵位亨
閱于粵邑甚介介粵自昔彘邑尚留力畋介田矣惟
畀矜尔哉大周惟元大介賚介迪東圣王廷尚介亨
大勛圣大秦王曰緡虜多士介亞亨勸忱哉命介亦
劓惟亞亨言凡民惟曰亞亨介粵惟俗惟頗大德王
命劓惟介多已接天止豈哉劓致天止罰離邊介土
王曰哉亞惟多彘哉惟祗告介命又曰昔惟介初亞
亨散于味劓亡哉

商之小人不敬其長爲日久矣其詳多方見之遷
洛之初周公固謀和治之矣其長未能財節而因
奄夷之動復有二三故周公告以紂及夏之亡使
之知畏彼爲人主而猶喪敗況匹夫乎公之數其
不圖忱正則傲上之風猶未變也多方之告故終
責其君長俾爲之節我觀尔之人臣僕今閱五年
相君相長小大正人之吏夫豈無有汝皆不爲財
制民之自爲不睦尔之家邑不親在尔所當和之
尔邑之有光明由尔能勤於正尔當不憚於凶惠
而當修尔和敬之道自觀乃邑以謀介福凶惠傲

誕皆尔之未敬尔近自洛邑以及多方皆宜勤治
土田自致天之矜恤則我國家當錫尔以介福其
有道者簡充王官之選又宜各事尔事其能事者
亦將處之百僚之長尔勤於事而民不勤俗不變
者蓋無此理尔不能進民誠服我命則尔無以享
國而民亦不享尔事乃尔不勤而有頗僻之行違
我之命爲尔迎取天威而我天罰之行將斥遠尔
我之不敢多告尔者蓋將警尔天命所在尔聞易
簡之告不可忽已又申告以尔初不以民和爲敬
大罰之至無我怨也民弗率而責其君長勤事勤

事所以勸功也君長之怠民不得而治矣殷民貳而并及多方之告非獨居洛師者爲殷民也五祀三監叛後之年也穆穆和敬克忌憚也閱視也案三監之亂淮夷奄夷固嘗動矣周公遷民洛邑已有朕來自奄之語多方戒以自時洛邑則成王淮夷之役在於洛成之後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知三監之亂王未始親行也先儒以爲是役在周公歸政之後未之考也周公曰王若曰寧已歸政之語乎自武王之伐商至周公之歸政三監淮夷之亂蓋再作矣商人化於紂之威虐不已深乎周公

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讐以威而勤於教懷柔其
惠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
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
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奄在兗州
曲阜縣所謂魯淹中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擗手謂晉告羣突孚王矣用咸殘于王曰
王左右憲柏憲任準人綴介虎賁周公曰解庠休纘
知卹纘才古止人迪惟大憂專大室大競額咬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惠止行專教苦教耳后曰擗手謂
晉后矣曰死專豈死專母死專準纘惟后矣甚面用
丕晉惠則專死人纘專武死亡誣民桀惠惟專亞狶
建任是惟競惠它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

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惠臯陶所陳者也三宅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以衆人之意爲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子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自

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
王於治其事一也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
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
人事夏家者大和俊惠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
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惠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
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
成己惠則官人之事無非惠之選君臣交修如此
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惠則三宅所任無
有義士君臣相與爲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
官以惠選而臣以惠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

無非有惠之士君之見道進惠豈有窮邪官非其
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
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
也謂官治也

亦越咸湯德丕臺上帝出耿弼專用式大瓦声即瓦
曰式大峻声即峻嚴惟丕式声申式瓦式峻丕聖廟
邑用叶于卑邑丕聖三匹用丕式見惠解序丕聖最
惠志惟羞對競惠出人同于卑當專惟歷習俗惠出
人同于卑政帝欽罰出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充於三宅之選者賢滅也湯之陞爲天子以有明
惠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
選所以作成俊惠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
就爲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
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惠之俊人皆有之惠之克明
爲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惠由人欲之害尔湯惟嚴
恭此道爲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于王室則王
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惠而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與之同政失惠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而不善者勸此作惠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不僭也

傳俘戎大夏式爾殷命弇甸万姓亦越成王武王享知式大死心焯見式大畋心呂散豈上帝立民亮柏立政任人準夫毋徒式豈虛責綴心趣臯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厘府大親小柏執人表臣百司太史尹柏厘憲吉士司徒司象司空亞茲尸薇繼烝式毫阪尹

亥王惟亨年冠心專亨立以憲豈司母人呂亨駿大
直亥王宅貞縣于厯厯獄厯脊惟才司止母夫是
訾用莫厯獄厯脊亥王宅教知于絲亦越武王衛惟
教珍弘教替耳誼惠衛惟慧勿公惠呂竝衆此不不
至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
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
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
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邑
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
命大夫也烝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
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
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
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
奄畀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
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
臣同惠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
有三宅爲之三事內自侍御至於百處外自都邑
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
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惠之士故雖準
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
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爲不
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
陟焉是用爲訓而已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
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爲屑屑之教舉其綱
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
官之義謀與安惠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
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不得不勉而至

從容中道聖人之惠也

緝虐孺學王矣繼自今戎元立政立豈準人毋夫戎
元亨焯知年若丕粵畀爾昧戎衆民咏戎歷獄歷脊
皆則勿大聞出自古語式之戎則末惟咸惠出彥呂
又戎衆民緝虐予旦已衆人之微之咸苦孺學王矣
繼自今戎子戎孫元勿誤于歷獄歷脊惟正是又出
自古爾人亦越戎周戎王立政立豈毋夫準人則亨
寔出亨繇繹出絳粵畀又或則它大立政申懋人亞
言于惠是它然至年出繼自今立政元勿呂懋人元
惟吉士申勸昧戎或家今戎學戎孫孺學王矣元勿

誤于歷獄惟大司中母夫元亨詰介戎僭呂德命出
蹟亡行矣丁望于乘廢宅大亞舳呂觀亥王出耿茨
呂敷武王出大裂緝庫繼自今後王立政元惟亨用
憲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介尊獄以亮我
王貳絃式大眷呂劉申中罰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責以成人之義人君之
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尔也立政必以三宅三
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我保
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閒乃爲
善尔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惠之彥是聽是行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成惠之彥三宅之賢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成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有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乂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立政者則惟儉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惠之訓政何由立其時固已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君固當儉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尔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
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
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
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戎
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處於甲兵之禁民
無冤橫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
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
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
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
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刑爲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忿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尔由獄以爲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慎用之治獄五罰有敘輕重適刑之中矣勸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惠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教而四方刑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

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惠之心堯自克明俊惠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教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間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患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儉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惠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賴以作成故曰尊惠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咨萬耑徇戾旬三徃亞廷嬖年州民六舛羣

侯宅亞承惠歸于宗周董正糾官王曰若咎大繇刺
糾于未爵采苗于未召曰唐攸譜古建官惟百內十
百揆三畀外十以母戾柏厘政惟呀万載咸寧憂爾
官倍亦声用又明王立政亞惟元官惟元人今予小
孚祗勤于惠佩夾亞遠印惟莽代昔若訾迪耳官立
太師太傅太采茲惟武公論道經苗變理會易官亞
必荀惟元人少師少傅少采曰武孤武公弘魄曩亮
天驕強子戈人冢宰掌苗糾統百官皇三棄司徒掌
苗教專不箕擾州民宗柏掌苗祀糾神人蘇上下司
義掌苗政統六師季苗或司寇掌苗禁詰姦慝剋兢

司空掌耒耜土居三民皆墾初六卿分職各衛所屬
召倡九姆阜成州民六季又舳舻又六季王尊首
徇于剋虜于三岳彬戾各翰于已登大明黜德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
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巡侯甸所以撫諸
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兆
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惠六服
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
之巡侯甸非時巡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惠受事也
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

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孰與爲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內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爲官擇人何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
道已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惠故又順古設官
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
惠以爲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
之職也官以惠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
置三孤導王以惠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
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爲職
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
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
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爲之治

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
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教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
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
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內舉百官之
職而爲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
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
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
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
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
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解庠凡或有官而半欽者司峯者出令令出
惟行亞惟反呂公威公民元允襄敷古入官誼豈官
制政者亞悻元亦冀意廷止帝亡呂移口爾手官著
疑退甚怠冒荒政亞敷牆面莅豈惟煩戒亦卿士形
宗惟志牒廣惟勤惟亨果勸者宅後難位亞初憐祿
亞初侈龔儉惟惠亡觀亦偽廷惠心脩日休廷偽心
懲日矧屈寬恩召宅亞惟晷亞晷入晷推取攘耐屢
官者味亞味政庵舉耐元官惟亦止耐再匪元人惟
介亞任王曰解庠式豈泉大夫敬亦才官爾亦才政

呂右傳侯景康州民萬畝惟亡數

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惠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仄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虔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蒞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

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
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惠
斯無驕侈之患矣作惠者行其所無事作僞者不
能揜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真僞
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邪僞其可
爲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
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罔弗惟畏每事
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
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
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烏得而留乎卿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爲官職之修敦大官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尔有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敬之而已

商敕

王若曰商敕惟尔令惠孝翼惟孝友于兄弟声念大政命女尹兹東郊敬才管周公弼采万民民衷丕惠

從春專司絲衡耳憲楸昭周公也嘗惟民元又我嘗
曰皇紉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
昔周公也絲嘗惟日孳孳亡敵侮念凡人未見聖若
亞亨見无見聖亦亞亨絲聖尔元衰才尔惟風丁民
惟中國耳政莫或亞難大廢大興出入自尔帶笈屨
尔同劓繹尔大嘉甚嘉絲劓入告尔后尔内尔專順
尔于外尔所甚所絲惟戎后尔惠緝虐臣人咸若若
惟良黜才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奭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
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惠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惠要道順而能敬既已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惠可保民師其行而保其惠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公之教民待尔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惠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惠而民用乂其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粢盛以祀神必資明惠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
無時豫怠則周公之惠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
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尔繼周公之治不可
不此之戒君子之惠風小人之惠草草上之風必
偃出乎尔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
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
度之於衆衆言同乎尔者尔當繹而後行不可苟
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
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
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不有其惠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於君言之不行爲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惠而成君陳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寡人之善也庸非惠乎

王曰商敕尔惟弘周公丕嘗亡尔執徒曹亡倚金呂削寬而大剝初宥呂咎殷民丕侯予曰侯尔惟勿侯予曰寬尔惟勿宥惟耳中尔亞若于女政亞愧于女嘗侯呂止侯畀侯狃于畀交退憲爾俗式細亞宥尔

亡念茲于頑亡求葡于弋夫必于忍于粵于漁于空
惠粵大東于攸亦東于或亞攸進于遠呂衛于或亞
遠惟民生在因物于舉奠上所命初年粵于亨敬
質于惠昔粵于亞彰允升于大繇惟于弋人膺叢多
福于亦止休于大暑緝與立

弘周公之訓推廣周公之教也爲人上者易以虐
下司權柄者易以慘刻惟忘勢而循法自無依勢
倚法之過而於作威刻削何有寬則容物有制則
不慢所以爲從容之惠可以和物之性矣法之與
宥非人君所得而私也人臣徇人主之私則民將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不能也汝政正矣教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恃其姦宄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爲天海之所以爲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惠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爲善者勸而爲惡者媿人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爲小人之歸愚不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教之可也修己之惠敬率典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教之也周公之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教而不殺使之自化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惠勉之所望以弘

周公之訓者其由周公之裕惠乎書於周公之薨而錄君陳畢命二公皆與於周公之道者惟賢善繼所以卒底於成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